

國學小叢書

唐代的戰爭

胡雲翼



唐代的戰爭文學

第一章 時代的背景

戰爭是人類活動中一種最殘忍最恐怖的現象，同時也就是極普遍的現象。

愛好和平的現代人，受了歐洲大戰的巨創，都起來作非戰運動；愛好和平的文藝家都起來鼓吹非戰文學。倘非喪心病狂，這是誰也會贊同的吧。但是我們有什麼理由反對戰爭文學呢？人類到現在還不能避免戰爭，自然是全人類的羞恥；可是在世界和平沒有得着堅固的保障以前，在我們還沒有妥善的方

法避免戰爭以前，在人類的社會活動上，戰爭自然永遠留着普遍的怖夢。文學是表現，文學是一切社會活動留在紙上的影子，文學的表現更是不問表現的對象善不善，道德不道德；祇要是社會的活動現象，都是具有表現的價值。戰爭既是人類社會沒法避免的現象，文學自然要表現牠，反對乃是枉然的。

戰爭文學自然包括非戰文學在內；但是，非戰文學只是戰爭文學一部分的內容。戰爭文學的涵義，是指描寫一切戰爭或和戰爭有關係的事物的作品。那末戰爭文學的性質大體可以分爲三種傾向：

(甲) 主戰的文學；

(乙) 非戰的文學；

(丙) 描寫戰爭的文學。

僅僅認爲戰爭是人類一種活動的現象而加以表現，不事情感的挑撥，不

加理智的暗示，初無主戰與非戰之主觀，那末，這種作品自然只限於純粹描寫的戰爭文學；若是在描寫上加以主觀的暗示，在表現上參入情感與理智的成分，便變成主戰或非戰的文學了。

在某一個時代的社會，戰爭最活躍的時候，戰爭文學也就跟着成正比例的發展。歐戰便是一個好例。固然，礮火的無情，戰士的死亡，偉大的破壞，血肉橫飛，赤地千里，歐戰的影響引起了強烈的非戰文學的反動；可是強國的橫暴，無理的欺凌，弱小民族的被壓迫呻吟，戰敗國的悲哀，歐戰的另一影響，又伴起要求民族獨立與恢復國家光榮的主戰文學。在每一時代的戰爭文學，往往包涵着非戰文學與主戰文學矛盾的對峙。

若是我們的觀點從現代溯上古史去，我們便立刻發現過去的世界史不過是幾千百個民族相互爭鬪，幾千百個國家興亡交替的歷史。在我們的國度

裏，那浩如烟海的廿四史，不過是一部戰爭史；四千年的興亡替廢，也就是戰爭在那兒作祟的結果。既經戰爭貫穿了一切歷史的脈絡，而支配着歷史的變遷，那末，戰爭文學也就跟着而佔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戰爭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自然是繼續着重要的位置，每一時代的推移，戰爭文學便跟着添了一個新生命時代不住的新陳代謝，戰爭文學也就不住的在文學史閃爍着一簇一簇的光燄。話雖如此，卻不能說無論什麼時代都是戰爭文學發達的時候。當着政治清明，國際無事之秋，戰爭的怖夢不會留在一般人之心，戰爭文學也就沒有發達的可能。在中國文學史上，戰爭文學最發展，最有光燄的，我們便不能不推有唐了。

我們從文學史上去看，唐代的戰爭文學，實具有兩大特色，決不是別的时代所能企及的。是那二大特色呢？

(一)是順調的。別的時代的戰爭文學，往往是時斷時續的。當着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國家還未曾底於安定，戰爭的影子還深印人心，戰爭文學遂跟着戰爭而得着發展。稍後，所謂戰爭文學便隨時代的漸漸安定而慢慢地消滅了。我們很容易看出那些時代，戰爭文學之興，每在一個時代的開始與終局。如東漢之末，南宋之初，元明之末，戰爭文學很發達；但是在同時代別的時候，却很難指出幾篇描寫戰爭的作品。西漢的中世，淫於富貴的古典賦異常發達；北宋二百年，只見言兒女情的小詞的發展。至於唐代便不然了。初唐詩人的氣魄，都具有吞併寰宇的野心，投筆從戎，立功塞外，我們只要讀他們的「述懷」、「感遇」詩，便知道初唐是英雄的，主戰的文學傾向。盛唐與中唐的詩人，有的是哀吟痛悼，詛咒戰爭的殘忍；有的是拔劍起舞，祈禱戰爭的勝利；這是戰爭文學的黃金時代。至於晚唐，誠然有一部分醉生夢死的文藝家，走上享樂主義的路上去了；同

時，戰爭文學也還保留着餘影，作斜暉的殘照。有唐三百年文學史，戰爭文學完全得着順調的發展，這是特色者一。

(二)是戰爭詩人之多。在別的時代縱然有幾篇戰歌，而純粹的戰爭詩人却極少，逕可以說沒有。蘇東坡，辛棄疾輩，豪放則有之，却不是戰爭詩人。在唐代詩人中，有『邊塞』一派，他們的描寫大都以『出塞曲』爲主題；他們作品的風格，也就形成一種悲壯的傾向，無論是主戰與非戰的文學。這些『邊塞派』的詩人，便是戰爭詩人。固然有好多作家我們不能說他是純粹的戰爭詩人，他的作品也不必全是描寫戰爭的作品；可是戰爭文學已經成了時代的趨向，無論那一個作家，至少也得吟幾首出塞曲。這便是說無論那一個作家，總得沾染一點戰爭文學的色彩。因爲戰爭詩人的蔚起，戰爭文學的發達自然是預期的結果。

爲什麼戰爭文學在唐代得着順調的發展呢？爲什麼唐代戰爭詩人蔚起呢？這是我們敘述了唐代戰爭文學的特色以後必有的疑問。我們要能夠圓滿解釋這種疑問，自然不能離開文學產生的背景說話。文學產生的背景自然是時代的背境；唐代戰爭文學所以這樣發達，便是因爲有唐時代背景適合於戰爭文學底發達的緣故。

在中國史上，我們也很容易發現出來，戰爭最活躍的要算是唐代了。三百年唐史，幾乎沒有那一個朝代沒有戰爭，幾乎沒有一個十年中沒有戰爭；有時是對外的侵略，有時是外患的壓迫，有時是內亂，有時內亂外患交迫着，有唐三百年的天下，便在這樣戰火迷漫的赤光裏面過去了。我們不妨將唐代各朝較大的戰事寫在下面：

(一) 唐高祖：李淵稱帝時，中國還沒有統一，竇建德，李密，王世充都稱帝

稱王，雖然依次討平了，李淵也就死了。

(二) 唐太宗：貞觀之治，是歷史上最具有榮譽的，然唐太宗好大喜功，不斷的對外用兵。伐突厥，征吐谷渾，滅高昌，此其顯著者。尤以高麗一役，兵事連年不解，以終太宗之世。

(三) 唐高宗：高宗繼太宗的遺志，伐西突厥，征百濟，敗日本，數征高麗，破吐蕃，再攻突厥，敗骨篤祿，雖說每戰必克，邊疆大啓，但是國家的原氣因此損傷了不少。

(四) 武后：武后也要算女中英雄吧，她乘戰勝的餘威，討吐蕃，伐契丹，一再敗績，而雄心不已！

(五) 唐玄宗：玄宗的事業顯然可以分爲兩個時期：一是開元；一是天寶。開元時代是國內無事，對外用兵的時候，破契丹，伐渤海，無所不用其極；天寶時

代乃是內亂的時期了，安祿山叛唐，禍亂連年，中原騷擾不堪！

(六) 唐肅宗：肅宗僅僅在位七年，國內的變故也就不算少了。安祿山叛了以後，接着又是安慶緒的叛，接着又是史思明、史朝義的叛，待郭子儀、李光弼的破賊成功，肅宗也快死了。

(七) 唐代宗：代宗時，經過這樣的內亂，外患也就逼緊來了。吐蕃入寇，回紇、吐蕃聯盟入寇，邊城時時告警，社稷已形不安。

(八) 唐德宗：國勢日微，外患頻仍，內亂一發而不可收拾。在這時期背叛的，有李希烈、朱滔、王武俊、朱泚、吳少誠……繼續作亂。

(九) 唐憲宗：藩鎮日益強梁，叛附無常。憲宗在位十五年，而繼續作亂的有劉闢、李錡、王承宗、吳文濟……雖然依次討平，却已無有寧日了。（順宗在位八月，穆宗在位四年，敬宗在位二年，時期甚短，無甚可敘。）

(十) 唐文宗：朋黨宦官之亂大作。

(十一) 唐武宗：藩鎮繼續作亂，雖張仲武討平盧龍軍，雖劉沔大破回紇，而變亂仍無已時。

(十二) 唐宣宗：內有朋黨宦官之禍，外有藩鎮之叛。

(十三) 唐懿宗：浙東盜賊羣起，禍結連年。

(十四) 唐僖宗：王仙芝作亂，黃巢繼之，長安陷落，僖宗出走。至李克用破黃巢，收復京師，變亂亘十餘年。

(十五) 唐昭宗：這是有唐覆亡時期，在這最末十五年內的戰爭：秦宗權僭號伏誅，張濬討平李克用，李茂貞反，李克用發兵入京師，宦者劉季述幽禁昭宗，朱全忠大舉入朝……經過這樣的內變外禍，有唐的社稷也就在這鼙鼓聲中『嗚呼尙饗』宣告終結了。

這僅僅是粗略的敘述，我們便知道唐代的內變外亂，戰爭殺伐，脈絡相聯，無或已時！有了這樣戰爭時代的背境，戰爭文學的發達自是自然的趨勢。

我們就唐代戰爭作線索底考察，更可以發現唐代戰爭文學與唐代戰爭的起伏線和性質的傾向都是相吻合的。依唐代戰爭的起伏線和性質的傾向，我們可以分唐代戰爭文學爲三時期：

(一) 初唐詩人的壯歌；

(二) 中唐的非戰文學與主戰文學；

(三) 晚唐詩人的頹廢吟。

這是很顯然的：初唐時代，國勢正強，四出征討，擴張疆宇，人人都想立功塞外，名勒燕山，封萬戶侯，軍容既盛，歌詩亦壯，自然而然好戰喜功的英雄文學；中唐時代，內變與外患交迫着，詩人眼看着內亂的慘狀，弄得十室九空，人民流

離喪亡，自然引起他們的非戰思想；同時外侮頻仍，社稷其危，神聖華胄，且將淪於夷狄，也就激發他們的愛國情緒，而謳歌主戰；晚唐時代，國運已頹，殺伐戰爭，已經司空見慣，人民對於戰爭由恐怖而變爲玩視，而環境的悲慘，生命的淹忽，反導引人民到享樂主義的路上去，頹廢享樂的作品於是在晚唐的戰潮中發達起來。

既經認識了唐代文學與唐代戰爭背景的關係，我們且慢慢地將唐代戰爭文學來加以系統的論列。

第二章 初唐詩人的壯歌

初唐是有唐三百年的黃金時代，無論牠的文治，武功，以及文學藝術，都顯著活潑的朝氣。初唐的詩人，不比中唐詩人的狂妄與浪漫，更不比晚唐詩人的頹廢，他們都是比較有高遠的眼光，在生活上面努力的。自然也有些例外，如王勃，宋之問輩的詩中，仍然是不關心時事的成分極濃厚。可是，就這一個全時代而言，初唐真是朝氣似的文壇。他們——初唐的詩人——的懷抱，他們的氣魄，他們的行爲，都有些不可一世之概。這當然是時代使然。有了唐太宗的好大喜功，然後才有貞觀開元之治，人人都朝着努力的方面走。說到投筆從戎，誰個不慷慨激昂，摩拳擦掌！我們試檢讀初唐詩人的壯歌，真是精神爲之一爽，覺得中唐，晚唐人的作品都是病態的了。本來，初唐是承繼六朝靡麗的文風，文選派的

作家大都只是講究古典。初唐詩人乃一振臂而洗其因習的文風，抒寫偉大的懷抱，而爲壯美的文學。英雄氣概，令人起敬，只要我們一讀魏徵的感遇詩，便會鼓舞起來：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羈南越，憑軾下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吟寒鳥，空山啼夜猿。旣傷千里目，還警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魏徵（公元五八〇——公元六四三年）不是詩人，是一個政治家。唯其不是詩人，所以他的詩不落六朝人的窠臼，而能振拔，傾寫胸臆的壯志。這樣的感遇詩決不是六朝人做得出來的。

說起初唐，我們決不會忘記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在四

傑裏面，我們最要認識的是駱賓王。大約我們總記得曾經有人說過『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以譏四傑之只擅才華。其實駱賓王，不單是一個詩人。他曾幫助徐敬業討武后，我們讀過他的討武后檄文，是何等的豪邁！他的詩歌，也正如其文。例如——

『平生一顧念，意氣溢三軍。對日分戈影，天星合劍文。弓弦抱漢月，馬足踐胡塵。不求生入塞，唯當死報君。』（從軍行）

『邊烽警榆塞，俠客度桑乾。柳葉開銀鏑，桃花照玉鞍。滿月連弓影，連星入劍端。不學燕丹客，空歌易水寒。』（俠客遠從容）

『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山路猶南屬，河源自北流。晚風連朔氣，新月照邊秋。竈火通軍壁，烽煙上戍樓。龍庭但苦戰，燕頰會封侯。莫作蘭山下，空令漢國羞。』（晚泊蒲類）

讀了駱賓王的詩，便知他是一個忠君愛國思想極濃厚的人。『不學燕丹客，空歌易水寒。』『莫作蘭山下，空令漢國羞。』這很可以看出賓王的氣魄。又如：

『壯志凌蒼兕，精城貫白虹。君恩如可報，龍劍有雌雄。』（邊城落日）

『投筆懷班業，臨戎想顧勳。還應雪得恥，持此報明君。』（宿溫城望軍營）賓王既然抱着這樣極端的愛國思想，自然對於『偽臨朝』的武后，要爲熱烈的反抗。在四傑中，賓王要算第一人，蓋不僅文藝上的深造已也。

楊炯雖然沒有駱賓王那樣雄健的氣魄，他那種英發的志願却不下於駱賓王。他的詩有：

『塞外欲紛紜，雌雄猶未分。明堂占氣色，華蓋辨星文。二月河魁將，三千太乙軍。丈夫皆有志，會見立功勳。』（出塞）

『卿家本六郡，年長入三秦。白璧酬知己，黃金謝主人。劍鋒生赤電，馬足